

初恋
系列

一捧玫瑰灰

Yipeng meigui hui

她一直站在那里，内心坚守着同一个姿态，一动不动就已过了数年。

衣露申◎作品

Yipeng meigui hui

张艾嘉式的暗流涌动
亦舒式的优雅细致

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**执念**——

义无反顾地追随、形单影只地放逐，只为爱一个人，终其一生。

◎送给对爱不够坚强与太过坚强的你！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Yipeng meigui hui

一捧玫瑰灰

她一直站在那里，内心坚守着同一个姿态，一动不动就已过了数年。

衣露申◎作品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—捧玫瑰灰 / 衣露申著.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9

ISBN 978-7-80173-933-9

I. —… II. 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4896 号

—捧玫瑰灰

作 者 衣露申

责任编辑 宋亚晖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30×900 32 开

10 印张 365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33-9

定 价 2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
总编室:(010)64270995 传真: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(010)84257656

E-mail: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目录

- Chapter 1 谁遇到谁,会有怎样的对白 /001
- Chapter 2 说不出的秘密 /015
- Chapter 3 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 /027
- Chapter 4 还有比绝望更重要的事 /043
- Chapter 5 有一种爱情叫疯狂 /057
- Chapter 6 爱情是座失乐园 /069
- Chapter 7 爱情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 /086
- Chapter 8 并非藤井树才有情书 /100
- Chapter 9 他们的中间亘着生与死的问题 /110
- Chapter 10 一座伤城两个庸人 /123
- Chapter 11 带刺玫瑰模拟心的葬礼 /141
- Chapter 12 人间烟火霎时温暖 /169
- Chapter 13 一小时,两小时……直到 2046/191
- Chapter 14 你在哪里?眉高眼低 /209
- Chapter 15 相亲竟不可接近 /231
- Chapter 16 想要一出皆大欢喜 /248
- Chapter 17 请许我尘埃落定 /268
- Chapter 18 假如明天来临 /286

Chapter 1 谁遇到谁,会有怎样的对白

我始终徘徊在宿命和不宿命的边沿,像个孤独的牧人一样行走着,以为总会走到那片向日葵灿烂的终点,然后对着阳光微笑。

第一章

“砰”的一声，付文杰关了床边的台灯。卧室里顿时暗了下来。

麦琪搁下了手边的书，把枕头放平，理了理被子，说了声：“晚安。”

付文杰伸出手，还没碰到她的手臂，就听见麦琪翻身的声音。

她翻了一个身，把背对着他，很快，就传来了平稳的呼吸声。

付文杰的手还落在半空中，隔了半晌，他才讪讪地收回来，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，纱窗没有关，风吹得窗帘一阵阵地响，时而吹开一条缝，就能看见窗边上的月亮。

光射进来的时候，刚好能看清房间的轮廓，床上的两个人同眠却未相拥。

过了许久，付文杰转了个身，正对着麦琪的背，他迟疑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一寸寸地靠近，然后再一寸寸地收紧，等他感觉到把麦琪整个人抱在怀里的时候，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满足的叹息，怀里的人似乎低喃了一声，换了一个姿势，顺势滑出他的怀抱。

付文杰徒劳地叹了口气，终于翻过身，背对着她，死死地扭住一边的被角，闭上了眼睛，临睡前，他扯了扯被子，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。

麦琪等他转过身，才睁开眼睛。她有点冷，但却一点也不肯把身体靠近一点，忍不住蜷缩成一团，心想：“他为什么不把纱窗关上？”接着又想：“天转凉了，或许明天真的该盖一床厚的被子了。”

黑暗中，两个人都没有入睡，却始终不发一言。

过了很久，付文杰突然被冷得一个激灵，一转念才反应过来是麦琪的脚。那么

凉，一直凉到心里。才十一月，她全身就没有了温度，再厚的被子也抵御不了的寒。

她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双脚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双手摩挲着，温度渐渐从皮肤的表层渗进血液，从双脚渐渐上流到四肢最后是心脏。也只有睡着了，她才会忍不住把双手抵在他的胸膛，贪婪地吸取着温度。

付文杰似乎能听见她在睡梦里满足的叹息，是那种获取了温暖后的满足。

但那又如何？

仅此而已。

很多次，他想问，但始终没有问出口。

他们是恋人，是那种光明正大的男女朋友，但他总觉得哪里出了错。

或许是她比他大了四岁，或许是他还太年轻，或许吧？

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。

他认识麦琪的时候，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时尚主编了。

她找他约照片，第一次见，惊为天人。

此后便是穷追不舍。

他为了她，千方百计地调到这个城市，从大学里教摄影的老师，甘愿到这里来做一名日报的摄影记者，还必须从实习做起。

但他不管，他还年轻，字典里没有失败两个字，更不会计算值不值得。

等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三十二岁，他二十八岁。

付文杰想到追她的那些日日夜夜，真是疯狂啊。

血，沸腾着，燃烧着。

他不是没有谈过恋爱，但遇到麦琪的时候，才觉得原来这才是爱情。

她拒绝过的。不只一次。

她说：“我们不适合。”

你很好，但我们不适合，但这怎么会吓跑他？

她又说：“我老了，谈不动恋爱了。别指望在我身上找什么爱情。”

他说你没有，但我有。铁了心要把冰山融化。

她还说：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。”

他说不在乎的时候，脸上的诚意终于差点打动她。

最后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他对她说：“如果你喜欢的那个人不适合结婚，你为什么不考虑我？”还是他对她说：“既然你都不相信爱情，为什么不愿意找个爱你的人对你好？”

他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,总之他们真的在一起了。

到现在,快八个月了吧。

她带着他去见她的朋友,虽然不算隆重,好歹她终于肯承认他是她的男朋友。至于她的那些朋友戏谑地叫他“文杰弟弟”,但那又如何?他不在乎。他在乎的是她终于肯承认他。

虽然这样想的时候,他总觉得有些憋屈,只是能跟她站在一起,能以麦琪的男朋友自居,他又觉得这些憋屈真的不算什么了。

麦琪对他而言,不仅仅意味着爱情,连着她整个人都是一个谜,他执迷所以不悔。

第二章

那是一望无际的海。

蓝得甚至有些泛黑，海浪迭起的时候，甚至还能触摸到泡沫。

其实，每一座城市的海都是不一样的。

甚至每一段海岸线的风景都不一样。

但对于第一次见到大海的人而言，海应该都是这样的。

人山人海，贝壳，沙滩，还有望不到尽头的水域。

那是比长江更浩瀚的水域。

“嘉嘉，不要走远了！”

“嘉嘉，看着点妹妹！”

那个叫嘉嘉的小女孩穿着一袭白色的短裙，她的头发上还别着一只红色的发夹，真是一个安琪儿。

她扔了一团沙，丢向不远处另外一个女孩，哈哈地笑着，“妈妈，你看妹妹裙子上都是沙！”

那个被她称做妹妹的小女孩转过头，朝她做了一个鬼脸，转身就往海边跑去。

她以为她想跑去更远处抓沙来还击，找了个小沙丘躲了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她站起来，只来得及看见海边上漂浮着一系白裙。

天色顿时暗了下来，刚刚还喧嚣着的沙滩突然间空无一人，海平面的上方，乌云压顶，小女孩看了看四周，想叫人救她的妹妹，却始终喊不出声，喉咙仿佛被人扼住了一样，她觉得自己在哭，但却没有声音，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一系白裙越漂越远，越漂越远，远到成为一个小白点。

“姐姐……”她仿佛听见有人在叫她，在她耳边持续不断地重复着姐姐，姐姐，她答应了，却听不到自己答应声音。

“不！”

麦琪突然惊醒，心脏还在强烈地收缩，她镇静了几分钟，才从刚才的梦境里缓和过来。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躺在身边的付文杰，还好，他依旧沉着。

等身上的冷汗干了，她才躺下来，换了个姿势，却再也没有合上双眼。

付文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麦琪早就起床了。

他知道等他洗漱完毕，麦琪就会把早餐一一摆在餐桌上，有豆浆、牛奶、全麦面包还有煎得恰到好处的荷包蛋。

他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餐桌上摆的早餐时，差点幸福得掉下眼泪。当时他甚至能肯定麦琪绝对是个面冷心热的女人，表面上对他不冷不热，但却是放在心上的。

他冲动地差点跪在地上向她求婚，麦琪一边往面包上涂着蜂蜜，一边不咸不淡地说：“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。”

潜台词再明显不过，分明是叫他不要多心，不是所谓的爱心早餐。

一开始，付文杰是不信的，女人难道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动物吗？

后来早晨他故意说自己不吃早餐，发现麦琪雷打不动地依旧做着她的早餐，顶多只是往榨汁机里少放点豆子，荷包蛋少煎一个而已。

多试了几次，才发现她说的竟是真的。她不会为他特意做什么，更不会为他特意改变什么，顺其自然，想要继续，只能是他，去委曲求全。

比如说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，其实自己一点也不爱喝豆浆，吃荷包蛋，一点也不。

“我今天要值班，晚上会很晚，你不用等我。”麦琪一边换鞋，一边跟正在跟豆浆和荷包蛋妥协的付文杰说着话。

“要我接你吗？”他抬起头，问了一句。

“不用，我自己开车。”门一开，她的身影就不见了。

付文杰放下杯子，突然觉得有些了无生趣。

第三章

“麦主编，有你的包裹。”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前台行政递给麦琪一个包裹。只看了一眼邮戳，心下一惊。

走进办公室，关上了门。麦琪才拿出剪刀，一层一层剪开包裹。

盒子里放着的是八个栩栩如生的兵马俑。

其实并没有任何出奇之处，在西安，随处可见这样的纪念品。

所谓的奇迹，经历千年，如今的人们用更新的工艺制作出更小巧的纪念品，但又有何意义呢？

不过只是徒留念想。

能证明什么呢？

你来过？你看了？然后你又走了？

麦琪想，如今的他能做的难道只是像朋友那般，在某个节日，在某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，给她寄来一份甚至连别致连用心都称不上的礼物？

他们只是朋友。仅此而已。

麦琪抚摩着快递单上的邮戳，上面的地址、姓名和电话，应该是他亲手写的吧？她想。

发呆了许久，她把兵马俑扔进抽屉，反而撕下了那张快递单收了起来，神情慎重得犹如在收藏一封情书。

“麦琪，十分钟后，大会议室开主编会。”刚回过神，电话已经挂了。

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麦琪发现麦子坐在自己对面。

麦子装作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眼，右手拿着烟，跷着腿，转过脸跟旁边的苏紫小声说着话。

麦琪进来了，她却并没有打招呼。当然，平时她也很少主动招呼她，但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个梦，她今天看着麦子的时候，情绪有点异样。

开会的时候，麦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麦琪总是会在这样的时刻，脑海里冒出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念头，但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。

主编会议并不算冗长，偶尔会因为杂志要出特刊，召集主编们开一次会议，平时大家都是各忙各的，只参加例会而已。

等到会议结束，麦琪起身要走，总编 Judy 拉住了她。

“等会一起去吃饭。”

她与 Judy 的关系很微妙，或许曾经她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姐妹，是左右手，但渐渐地，所有人都看出来麦琪的能力并不在 Judy 之下，阵营不知不觉地分成两派。表面上，两个人还是亲密的上下属关系，但至于肚子里怎么看待彼此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Judy 闲问了一句：“你跟文杰还好吧？”

“嗯，还行。”

“差不多就把婚结了吧，老大不小了。”Judy 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。

麦琪想起 Judy 的老公，那个被大家称为小衙内的小男人，没来由地一阵反胃，心下想：“倘若是跟这样的男人结婚，那宁愿单身一辈子。”

“麦琪啊，其实找个比自己小的男人也很正常啊，只要他够贴心，对你够好，即使事业上没你成功也无所谓了，对吧？”Judy 说的更像是她自己。

麦琪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要是自己爱这个人倒也罢了。结不结婚分明跟年龄没有关系。

麦琪在办公室待到很晚。当然，并不仅仅因为值班。

她突然觉得累。

直觉地，她不想回家，不想看到正在家里等着她的那个男人。

她答应付文杰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以为自己可以过得了自己那一关。

她比他年龄大一些，于是在她眼里，他的一切举动都显得有些幼稚。或许在旁人的眼里，那应该是一种魅力。但麦琪，她不这样认为。

她心血来潮地买了一辆摩托车。在她单位的门口等着她，她走过去，看着这个仿佛从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里走出来的男人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他递给她头盔，真以为自己成了骑士。

麦琪想，若是自己还是二十多岁的年纪，是否会接受骑士的邀请，跟着他浪迹天涯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，但她却回不去了。

她总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遇见不恰当的人，遗憾到连她自己都不忍心说出遗憾这样的字眼了。

他总是对她说：“麦琪，你把头发留长吧，你留长发应该很好看。”

麦琪抬起头，看着他在自己面前摆弄着相机，不停地按下快门。

她有过长发飘飘的年代，但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

如今的她，只习惯一头利落的短发。定期去指定的理发店修理头发，一丝不苟的发型，不允许一根发丝放肆地生长。

他还对她说：“麦琪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”他跟她的趣味总有着天壤之别。他拉着她去看《变形金刚》，《博物馆惊魂夜》，然后兴冲冲地买来可乐和爆米花，但麦琪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碟，夜深的时候，把身体蜷缩进沙发，看赫本，看到泪流满面。

周末的时候，他带着她跟他的同事朋友聚会，打牌，喝酒，唱K，那些女孩子刚二十出头，配着那帮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，说不出的韵妥，只有她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明明不在一个系统，别人见着她，总要称呼一声“麦主编”或“麦老师”，不是她不合群，是分明就不是一个圈子的人。她一个人坐在那，百无聊赖，可偏偏“麦主编不太容易亲近”的论断还是闻风而走。

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细节，就是这些细水长流积成的罅隙，渐渐地，罅隙成了沟壑，沟壑成了天堑。

她以为她是要跟付文杰结婚的，她之所以跟他在一起，就是为了结婚。

为结婚而结婚。

二十几岁时，没想过追求快乐，只是顾着怎样往前走，那时候就像在悬崖上，提着一口气往上走，怕自己一口气不足，就跌下去了。

如今，缓了缓气，像被后浪推到沙滩上了。

她想妥协了，不管是对自己，还是对世界，但心却隐隐不甘。

真的是他吗？真要跟他结婚吗？

第四章

麦琪回到家的时候，客厅里一片漆黑。她摸亮了灯，发现付文杰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她站在玄关，看着蜷缩在沙发上的那个男人，客厅的落地窗没有关，风吹着窗帘飞得老高，映衬着沙发上的身影异常的单薄。

麦琪发出一声无声的叹息，无奈中又泛出丝丝心疼，但内心深处的无力感随之而上，她甚至没有走上前去叫醒他，然后给他一个拥抱。她只是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，拿了一床被子，轻轻搭在他的身上，走过去关好落地窗。

麦琪依旧没有睡意。

她已经很久没有晚睡的习惯了。过了三十岁的女人，再也不敢肆意地随心所欲，每晚十一点关灯，临睡前一个小时不会喝水，清晨八点准时醒来，但今天她突然失去了对习惯的坚持。

或许是因为昨晚的噩梦，或许是因为早晨的礼物。

付文杰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上多了一床被子。他知道麦琪回来了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，时针指到了凌晨两点。

他想着自己徒劳的等待，不禁想笑，虽然笑容带着点嘲弄。

抱着被子走进卧室的时候，他发现书房里居然还亮着灯。

轻轻地旋开房门，麦琪坐在电脑前，屏幕映衬着她的脸有些泛光，但表情却是生动的。他竟看见了她眼神里的光彩，不知道是电脑的反射还是别的。他怀疑自己看错了，但眨了眨眼，那抹生动还停留在麦琪的脸上。

“麦琪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

她抬起头，眼神有片刻的惊愕，旋即冷静下来，刚才的生动瞬间不见了。

“马上就睡。”

屏幕的光暗了下去，连带地付文杰以为麦琪的表情也暗了下去。
他揉了揉睡眠惺忪的眼，或许是错觉吧。

那一晚，与之前的任何一晚都没有什么不同。
她依旧背对着他，但他却听出了她的辗转反侧。

他没有出声，转过身去，黯然地想，她始终不肯把心的位置对着他，即使他们已经朝夕相处了那么久，久到付文杰觉得他们随时都可能谈婚论嫁。

但，没有用。对于麦琪，日久生情这一招，没有用。

麦琪失眠了。

——“谢谢你的礼物。”

——“不客气。”

——“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没在医院？”

——“在家修养。一个星期去一次。”

——“……”

——“不开心？”

——“嗯。”

——“说吧，我听着。”

——“没什么，觉得自己该结婚了。”

——“如果你觉得他合适，结婚也没什么不好。”

——“道年，你说这话是真心的吗？”

——“我只希望你幸福，这是真心的。”

——“我幸不幸福，你比谁都清楚。”

——“……嘉嘉，你知道的。”

麦琪的脑海里翻来覆去的全是这些对话，她终于没有再说什么。有多久了，她没有提过类似的话题，她跟他只是寒暄。她问他如何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，像普通朋友似的寒暄，客气而有节制。只是今天，是她犯了戒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瞬间他们之间维持的表面的平静被她的那句话打破，犹如刀锋划过冰冷的湖面，刺破薄弱的冰层，露出深不见底的湖水。

她知道的。当然。若干年前，她就知道。她与谢道年之间，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，纵然是翻越千山万水也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想到这里，麦琪突然觉得很好笑。假若谢道年是油灯里残留的那一簇颤颤巍巍

的火星，虚弱却永明，温暖却不可触摸，但就为了这一簇虚虚暗暗的火，却让现实的世界瞬间暗了下去，只留下一簇火苗，将熄未熄。

付文杰醒来的时候，竟看见麦琪站在窗边，手里拿着一杯咖啡。往日，她怎么可能会在早晨若有所思地站在窗边发呆，而且还喝着自己从来不碰的咖啡。她只会动作娴熟地切着盘子里的煎蛋，优雅地送入口中，桌子旁边还放着一份当天的报纸。

麦琪不喝酒，不抽烟，她拒绝一切让自己沉溺的东西，包括咖啡因，或许也包括爱情。这是付文杰眼里的麦琪。

麦琪转过身，发现了付文杰的注视。竟对他笑了笑，举着手里的咖啡向他示意：“要吗？”文杰走过去，很自然地揽了她的腰，真是意外，麦琪竟没有拒绝。

“文杰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”她的目光注视着窗外，语气平淡得更像是在谈论天气。

“八个月零三天。怎么了？”付文杰有些贪婪地呼吸着麦琪身上传来的清香，不假思索地说出答案。这个问题，对于他来说，根本不成问题。

“文杰，我们结婚吧。”麦琪喝下最后一口咖啡，口气不是询问，连眼神都没有看着付文杰。她更像是对自己说：麦琪，你跟文杰结婚吧。

第五章

周末，文杰跟着麦琪回了江城。

从他听到麦琪说出结婚二字到现在，他依旧是懵懵懂懂的。太突然？谈不上。在麦琪答应跟他在一起之初，她就没有掩饰过目的地就是婚姻；太幸福？或许吧，文杰说不出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，虽然跟自己想象的幸福不一样，但却不能否认心里沁出的一丝丝甜。然而这样的幸福感太薄弱，薄弱到他一看到麦琪冷静的侧脸都觉得心虚。

身边的这女人真的是要嫁给自己吗？

文杰的忐忑在进了麦琪父母家的门口之后，荡然无存。

“是文杰吗？来来，快坐快坐。”麦琪父母的热情超乎他的预料。原以为是一次鸿门宴，没想到她父母已经认定了他女婿的身份。

“文杰啊，以后麦琪就托付给你了。有什么都可以跟阿姨讲，麦琪这个孩子吧，其他的我倒不担心，就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太不放在心上，要不怎么会拖到现在呢……”麦琪的母亲说话的声音很温婉，举止做派都是老一代大家闺秀的范儿，每一句听在文杰耳里，都跟吃了定心丸一样的塌实。

“年轻人，事业都可以慢慢来，不着急。重要是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，互相宽容。既然决定结婚，作为男人一定要有责任感。”麦琪的父亲退休之前是局级干部，说话之间亲切不乏威严，但文杰一样受用。

当天晚上，麦琪带着文杰出去看看江城。

江城离滨城并不远，但文杰第一次来，自然觉得新鲜。

“你父母真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麦琪开着车，敷衍了一句。

“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之前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真担心你父母给我白眼，没想到